

我生之世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
名人講演集第二種

陸志韋
博士講演

我 之 生 世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of China Lecture Series, No. 2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 Series of Addresses Delivered to
Students in Shanghai, May, 1926

By

C. W. LOH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1926

Price: Twenty-five cents per copy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我 生 之 世

著 者 陸 志 韋

校 訂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報 部

發 售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半

封面上所用『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名稱，就是指著男女學校青年會學生立志傳道團各方面精神和事業上的一致聯合。近來時勢的要求和教育的方針，都漸次趨向於男女合作；況青年學生的思想志趣要求等等，又根本相同，通力合作，更能得相互的益處。現在基督徒學生的聯合事業，已有各地聯合會，聯修會，幹事聯席會等種種試驗。雖然全國組織還沒有正式成立，但基督徒學生於團契的精神和服務的事業上，確實有一種聯合的運動了。

我生之世目錄

導言

- 一 所謂保存「國粹」的問題
- 二 國家主義的範圍
- 三 發展個性
- 四 專門知識與普通知識
- 五 效率與享樂
- 六 悲觀與合理的信仰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On National Culture
2. Scope of Nationalism
3.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4. Knowledge, Technical and Generable
5. Efficiency and Enjoyment of Life
6. Pessimism versus a Reasonable Faith

我生之世

導言

我跨坐在老祖母的膝上，聽說「長毛造反」四散避難時的故事。那開着口，張着眼，眼淚要流流不下來的光景，一回頭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常語說，「三十年爲一世。」洪楊之亂早已不在我生之世。

且不必說得那麼遠。今天有機會，有耐心來聽我談話的人，一大部分恐怕已經忘了，我們的父親，我們的哥哥，還做過入股。那教科書上所記着的，「庚子之役賠款四萬五千萬兩」那件事的結束，正在我們平均將出世未出世的時候。後來廢科舉，籌備立憲，鐵路國有，徐錫麟溫生財黃花岡七十二義士，那些關動一時的事跡，在我們幾乎已經成爲「天寶

遺事」了。我們只能模模糊糊的記得革命的那一年，我們的小辮子還用絲辮線絞着，有的人還是用紅頭繩紮成羊角兒。可見我們還沒有資格談我生之「世」。不如說半世罷。從辛亥到今年，恰巧是半世。

這十五年之中，惹人注意之事正不知多少。單就政局變遷而論，非數萬字不能寫一部民國史。至于那跟我們小百姓更有切身關係的狀況呢，十五年前四分至八分錢一升的米現在要一角至一角五了。那時候「天高皇帝遠」，蠢蠢鈍鈍的過日子；現在呢，沒有一年，沒有一縣，沒有拉夫勒贖，甚而至于洗劫燒光的危險了。這些事我們表面上聞之已熟，知之已稔，而其究竟的因果斷非我們沒有專門知識的人所敢空論。

我要爲列位提到的，反而是幾個較爲抽象的問題。然而真正是抽象的麼？在不思想，不讀書，不試驗的人是抽象的。做現代的青年人而

不想，我們也沒得說了。要思想，那是不會不想到我所要討論的問題的。所以除了政治經濟的材料以外，現在的報章雜誌就充滿了那樣的文章。讓我們來談談這幾年來青年人的思想：是普通的思想，而不是專門的思想。你如果是一位沒有想像的「實業家」，缺少感情的「大教授」，你定會說：「這些變想都是時髦少年，不知世故，飽食煖衣之後，在自修室裏瞎造出來，自尋苦惱的。」

什麼是中國學術界這幾年來思想的大勢呢？記得某教授在無意之中曾經介紹過兩位「先生」，並且以爲某大學之所以能領袖中國，全靠他們倆。這兩位：一位是賽先生，行不更名，坐不更姓，就是英法的賽恩斯先生，我們稱爲科學。又一位是德先生，德莫克拉西是也，久仰大名，如雷貫耳。這種洋洋乎廟堂上的大話，果然能代表中國學術界全體的精神

麼？局部的精神麼？任何重要學術機關的精神麼？我不敢說。我只須問中國現在之所謂「學人」他們的行為上能不能表顯民主的習慣，他們的知識上有沒有受過科學的訓練。在只講科學方法而不研究科學，只宣傳民主主義而不實行民主的社會裏，什麼表面話都不能不使人疑惑。我們的大困難似乎不在萬應的方法，或是什麼空洞的主義。方法好，主義也好，只求我們能知道他們的詳細內容，以及他們跟我們求學做人的關係。現在之所謂科學方法，民主主義，我敢說不是青年人思想上的切膚問題。

除了上文所講的一種方法，一種主義，恐怕就有人想到新文學了。提到新文學，無論新派舊派的人都不免要浩聲一嘆。我但願新文化的提倡不會回回逢到像新文學的厄運。記得五四時期之所謂新文學，正

像野草上吹着春風，那種蓬蓬然的氣象，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久長的。然而誰也想不到六七年之後就進了反動的時期。思想急進的人固然不免要抱怨于中國人的頑固。他們說：「這是骸骨的迷戀。」無論你怎麼說，「骸骨」儘是豎立着，在上等社會裏揖讓進退着。我敢說，一個人念熟了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那一類的書之後，即使有十個但丁，一百個歌德，在他面前跪成一行，也難改變他文學的欣賞的萬分之一。這也無足奇怪。所可惜者，我們自問新文學的旗幟之下，有一個但丁，一個歌德沒有？更可惜者，我們這半死不活的民族有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希望沒有？但丁是意大利人的救星，歌德是德意志人的及時雨；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家卻像剪髮店裏的洋畫，老前輩的厭惡不用說，就使真的發現了美術品，恐怕連我們自身都不能愛賞哩。新文學的失敗斷不是五

年十年之內所可挽回之事。熱心的人努力着就是了。其他參加什麼新的運動者，我以為可以從此得到一番深刻的教訓。在沒有耕過的石田上，辛辛苦苦的下了種子，到了秋天收到一個空。這幾年來，我看閉着眼睛下種子，差不多成為中國青年的通病。氣憤憤，熱哄哄的幹了一大陣，要問真的結果，實在還沒有到成問題的程度。我們的起勁都是做給自家人看的。你欣賞我，我欣賞你，否則「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至于我們心目中所要感動的人們，有誰來感謝我們麼？

且拋開了杳遠的問題，來試試這幾年來一般思想界爭論的焦點。我敢以為有討論的需要的，勉強提出下面的六項。

一、所謂保存「國粹」的問題。

二、國家主義的範圍。

三、發展個性。

四、專門知識與普通知識。

五、效率與享樂。

六、悲觀與合理的信仰。

其中一二兩項論到怎樣做中國人。三四五是求學習做人的，關於道德，知識，快樂的三方面。第六項更是青年人的立身大計，可以說是我所抱持的一種「人生觀」。我所希望者，並不敢說在任何一項題目上發揮新意義。但求我的主張不根據于什麼固定的主義，或是宣傳什麼成見。本是清楚明白的道理，一經有偏見的熱心人說了幾句感情話，或是過于周折的俏皮話，那道理就只留得半副臉孔看人了。我更求談學理時，不單以學理爲本位；非因學理的不真確，只因學理跟我們讀書做人的關係尤爲重要。

一 所謂保存「國粹」的問題

「保存國粹」的名詞，而戴上一個「所謂」的帽子，未免有人要疑我是根本反對保存「國粹」的。我自信不至于如此喪心病狂。

但是我們中間，清清楚楚的知道「國粹」兩個字的意義的，恐怕是很少罷。不但如此，大多數人談到「國粹」一個名詞，似乎忘了一切名詞都應有個定義，至少應得有個大概的界限。惟其沒有這種了解，所以你的國粹未必就是我的國粹。究竟各人保存自己的，幾乎不成其爲公共討論的問題。這種現象，雖是研究精神生活的普遍的困難，也不得不算求學者思想上的弱點。

原來「國粹」的名詞到了前清末年才通用起來。當時歐風東漸，知識階級從衝突上得到了許多的教訓，于是張之洞以下盛倡中學爲主，西

學爲用的時務論。這差不多承認中學是沒有「用」的了。保存國粹的風氣也是在那樣的情景之下開始的。所以也是一種抵抗外侮的氣概。而且跟當時的時務策論比較起來，還表明有些自爭人格的勇氣。那一方面是柔性的，外交性的；這一方面是剛性的，獨立性的。

從此以後，「國粹」的內容跟着學風而改變。起先「國粹」等于現在之所謂「國學」。訓詁，考據，加上古今體詩，充其極，再添上些美術史料，那就是國粹的本色了。然而現在內容的複雜，卻非二十五前可比了。不用說提倡舊道德以及書本上的倫理者，反對白話文，而推崇文言文者，是保存國粹；打拳者，下圍棋者，彈琵琶者，熟讀本草綱目者，禁止自由結婚者，甚至于相面，相手，看風水者，開乩壇者，無一不自命爲保存國粹。于是乎國粹的嗓子從青衣唱到大面，既能高而清的，又能粗而廣的。無怪乎

同調的多了。

現在要爲「國粹」重下一個定義，非但無所取法，而且至少必須開罪于一部分人，以爲你不識大勢。此外那些坐在搖椅裏抽捲烟的批評家，必定可以證明你連一個字都不合乎論理。我想稍有常識的人斷不會做這種冥不畏死之事。空空洞洞的寫幾句文章，原無不可。「國」是中國之「國」，「粹」是精粹之「粹」。或是說：我們應該保存「中國的精華」，那是決沒有人不贊成的。或是說：「一國有價值的東西不應放棄」，但是國粹是沒有市價的，你的價值仍不等于我的價值。

然而放寬一層說，凡人做了一國的國民，斷不肯也斷不能跟歷史的背景完全隔絕。「文化是繼續的」。我們的生活起居，思想嗜好，在在反映社會環境的威勢。所以人種之間，除了身材面貌的分別不計外，一國

自有一國的國民性。近年來社會科學家已經把這一類的現象解釋得明白透闢，他們的成績若不多已經變爲知識界的公產，無須我們重述一次。這就是說：凡鼓吹反對國粹者，不是夢囈，定是全無意義的話。豹不能反對他的皮，蝸牛不能反對他的壳。又一方面，也就是說：國粹的保存不保存，絲毫不成問題。什麼緣故呢？像現在交通便利的時代，各種文化的衝突在所不免；其中有價值，有利益的分子天然不至于喪失，否則即使有特殊階級爲他集會結社，奔走號呼，一輩子不成事業。如此說來，保存國粹乃是個個人份內之事，不期然而然而成之事，而卻沒有提倡討論的必要。這種態度豈不太近乎冷酷消極麼？豈不有些滑稽麼？所以有人說，保存是積極的作用，是爲他保存，不但是任他保存。在那優勝劣敗的演化中，一般人何嘗能判斷文化的價值；必須有領袖人物爲他們